儿子因为新生儿肺炎被送进了抢救室。  
　　我焦急拨打老公的电话。  
　　「昨天不还好着吗，刚生了孩子你就咒他来骗钱？」  
　　「你怎么这么虚伪恶毒！」  
　　季斯年是孤儿，没钱没背景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  
　　我只好忍着剖腹产的痛，去打工凑医疗费。  
　　然而刚打扫完厕所，  
　　我就看见了拍卖会坐席上的季斯年。  
　　他一掷千金，接连点了几个天灯。  
　　只为讨得美人欢心。  
　　而儿子的噩耗，正从医院传来。  
  
　　01.  
　　「下面的竞品是百年难遇的上等玉石，起拍价200万！」  
　　拍卖官声音刚落，季斯年便点了天灯。  
　　「只要心儿喜欢，我全部都可以拍下。」  
　　男人眼里的柔情快掐出水来。  
　　「斯年，你真好~」  
　　身旁的女人娇羞的倒在季斯年怀里。  
　　我愣愣的看着一切，僵在原地。  
　　季斯年怎么会在这？  
　　他不是个穷小子吗？  
　　缓过神来，我想上前质问。  
　　却被工作人员拦住。  
　　「扫厕所的，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」  
　　我看了眼身上的清洁服，指着季斯年说：  
　　「我找我老公。」  
　　工作人员看过去，随后大笑起来。  
　　「你脑袋被马桶塞住了吗？那可是季氏集团的季总！」  
　　「他未婚妻是旁边严氏的千金严心心！」  
　　「还想在这混就赶紧滚开！」  
　　喧闹的声音引起了看台上人的注意。  
　　「斯年，怎么混进来个扫厕所的，好脏啊！」  
　　严心心撅起嘴抱怨。  
　　季斯年看到我，脸色一愣，随即便恢复了正常。  
　　「怎么回事，无关人员赶出去就行。」  
　　我倔强的看着他，眼眶泛红。  
　　我在等一个解释。  
　　见我不肯走，季斯年皱起了眉。  
　　「把她赶出去！」  
　　身旁妩媚的女子突然娇笑着开口。  
　　「斯年，别这么凶嘛，会吓到女孩子的。」  
　　「这拍卖我都看腻了，不过这清洁工戴的项链看着倒是不错...」  
　　我身形一僵，下意识捂住胸口。  
　　那是我母亲留下的遗物。  
　　即使日子再困难我也没有动过卖掉的念头。  
　　季斯年是知道的。  
　　「把她项链拿下来。」  
　　我不可置信的看向他，心里一阵发寒。  
　　保镖齐刷刷围过来。  
　　我死死捂住项链不肯松手。  
　　挣扎间，肚子上还没愈合的伤口撕裂开来。  
　　鲜血渗透衣服，我疼的冷汗直冒。  
　　「轻点，别把东西弄坏了。」  
　　女人娇俏的声音传来。  
　　下一秒，我便被扔上了拍卖台。  
　　「不肯给那就连人一起拍卖。」  
　　拍卖官收到指令，开始进行新的竞拍。  
　　「翡翠项链一条，居家保姆一位，起拍价10万！」  
　　话落，季斯年再次点了天灯。  
　　在座的其他人都默契的没有动。  
　　严心心开心的站起来：  
　　「我家不缺保姆了，就让她当我的狗吧！」  
　　「这个项链就拿去做成专属狗牌。」  
　　心中的屈辱与悲愤不断涌出。  
　　但是想到抢救室里的儿子，我死咬着牙忍住。  
　　「儿子在医院要不行了，你快去救他！」  
　　严心心闻言，挑了挑眉：「你就是斯年养在外面的女人？」  
　　季斯年察觉到女人的不悦，温柔的揽住：  
　　「不过是我无聊的消遣，你喜欢就送你了。」  
　　「季斯年！儿子真的快死了！我没钱付医疗费，医院不肯做手术！你有钱就快去救他吧...」  
　　我捂住不断流血的伤口，跪在地上哀求道。  
　　事到如今，

我已没有精力去追问他哪来的钱，旁边那个女人是谁。  
　　我只想救我的儿子。  
　　「行了，昨天我去医院看过，人好着呢！」  
　　季斯年冷漠的看着我。  
　　「沈如，你其实早就知道我是总裁了吧？演了这么久累不累？」  
　　「这三年其实是我对你的考验，知道我来拍卖忍不住了吧？你真让我失望！还想拿孩子骗钱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」  
　　说完，便搂着身旁美人离开了。  
　　我的心像被针穿般疼痛。  
　　没想到三年的付出，在季斯年眼里竟然都是演戏！  
　　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想恳求他救孩子。  
　　但大量的失血却让我失去意识，  
　　直接昏了过去。  
  
　　02.  
　　再睁眼，我躺在一个狭小潮湿的地方。  
　　严心心摇曳着身姿走了进来：  
　　「臭死了，你可真适合当狗！」  
　　「这是给你改的‘狗窝’，以后见着我要叫主人哦！」  
　　女人一改之前的娇俏，眼神犀利的看着我。  
　　「心儿，在干嘛呢？」  
　　季斯年走进门，看见我的模样皱起了眉。  
　　「她前面流了好多血，我想给她包扎一下。这可是你送给我的，死了多可惜。」  
　　严心心羞涩的靠在季斯年怀里。  
　　男人宠溺的揉了揉她的头：  
　　「心儿就是心善，我等会叫人来就行，这种事哪里值得你上心。」  
　　说罢，两人便依偎着准备离开。  
　　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我心头一痛。  
　　但想起医院的儿子，还是着急的想抓住他们。  
　　严心心被吓了一跳，大叫一声。  
　　季斯年一脚将我踢开，将她护在身后。  
　　「你想干什么！」  
　　女人像只受了惊的兔子缩在一边，眼睛红红的开口：  
　　「斯年，她咬我...她是不是不服气啊...」  
　　「没事，调教一下就好了。」  
　　男人冷冽的目光投来，我不由的一颤。  
　　接下来几天，我被绑进他们的房间。  
　　日日被迫看着他们欢好。  
　　完事后，再为他们打扫卫生。  
　　想起儿子痛苦的模样，我还是没有放弃说服季斯年。  
　　「季斯年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儿子突发新生儿肺炎，现在在医院危在旦夕！」  
　　「只要你能救他，我干什么都可以！」  
　　男人从浴室走出，听见我的话目光一黯。  
　　一把将我拉了进去。  
　　「我去医院查了，根本没有儿子的名字！」  
　　「沈如，既然你执意要诅咒自己的孩子，那我就满足你！」  
　　「不是的，是我根本没钱给儿子办手续...」  
　　我努力挣扎着，想解释清楚。  
　　但下一秒嘴就被堵上。  
　　季斯年打开花洒，我浑身瞬间被淋湿。  
　　他猩红着眼撕碎了我的衣服，将我按在墙上强吻。  
　　随后在浴缸里，发了狠的要了我一天一夜。  
　　我捂着化脓的伤口，想起了这几天季斯年和严心心交欢的场景。  
　　他对她是那么的温柔。  
　　在床上总是要一遍一遍确认严心心的感受。  
　　就连亲吻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。  
　　事后还会抱着她去浴室，亲自为她清理身体。  
　　就在我现在这个位置。  
　　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人。  
　　我却疼的快要昏死过去。  
　　从浴室出来时，严心心一脸憎恨的看着我。  
　　但我已无暇顾及。  
　　半夜，我突然听到门被打开，有人走了进来。  
　　「谁？」  
　　我快速坐起来躲在一边。  
　　只见严心心手里拿着鞭子，表情狰狞的看着我：  
　　「沈如，你可真会勾引男人啊。」  
　　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现在只是我的一条狗？」  
　　听到这，我心中暗感不妙。  
　　果然，下一秒几个男人走了进来。  
　　「既然你这么喜欢男人，那我就让你好好享受够！」  
　　我站起来想逃走，严心心一鞭子就抽了过来。  
　　我疼得蜷缩在地上。  
　　男人们见状，一窝蜂的围了上来。  
  
  
  
　　03.  
　　我用尽全力拼死抵抗，狠狠咬向离我最近的人。  
　　男人被我咬下一块肉来，疼的嗷嗷叫。  
　　我愤怒的扭过头：  
　　「你就不怕季斯年知道吗？！」  
　　严心心愣了一下，随后坦然笑道：  
　　「我是他的联姻对象，过几天就要结婚了。」  
　　「你觉得他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？」  
　　即使早已知道季斯年的真实身份。  
　　但听到这话，心里还是不免抽疼了一下。  
　　原来我们一直都是不同世界的人。  
　　这三年，  
　　我送过外卖，做过保姆。  
　　却一直被蒙在鼓里，  
　　傻傻的为这虚假的婚姻付出了一切。  
　　最后只换来了欺瞒和背叛。  
　　我想说些什么回击，却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无力。  
　　只能猩红着眼瞪向她。  
　　严心心得意的挑了挑眉。  
　　「你想救你儿子，是吗？」  
　　「你什么意思？！」  
　　女人缓缓蹲下，挑起我的下巴：  
　　「你老实拍个视频，我就放你去救儿子。」  
　　我盯着女人姣美的脸庞，有些迟疑。  
　　「真...真的？」  
　　女人满意的咧开嘴。  
　　「当然。我还可以给你一笔钱。」  
　　回想起离开医院时，儿子痛苦的神情。  
　　几天过去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  
　　我父母早逝，根本没人能去照看孩子。  
　　我深吸口气，最终绝望的闭上了眼。  
　　第二天。  
　　我还在昏睡时，季斯年突然一脚踹开门。  
　　「沈如，你真是个荡妇！你就那么想要男人吗？！」  
　　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从地上抓起来。  
　　「果然骨子里的贱是改不了的，被万人骑都还叫的那么欢！」  
　　我挣扎着想解释昨晚严心心的事。  
　　却被季斯年直接打断。  
　　他将我拖出杂物间，直接扔在正厅里。  
　　「既然你这么喜欢被人看，那我就好好满足你！」  
　　说罢，他就不管不顾的开始撕扯我的衣服。  
　　我被吓的奋力挣扎。  
　　「季斯年！是严心心威胁的我！她说拍个视频就放我去救孩子！」  
　　季斯年气的青筋暴起，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。  
　　「你咒孩子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污蔑心儿！」  
　　「视频里你那么主动，谁看不出是你想要的！你就是个下贱的骚浪货！」  
　　昨晚严心心为了满足报复心，还让人给我灌了媚药。  
　　没一会我便意识不清了。  
　　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恶心事。  
　　我只知道现在视频被发到网上，已经被传疯了。  
　　「不是的，真的是严心心她威胁我...」  
　　「闭嘴！我今天就来教教你，怎样当条合格的狗！」  
　　说着，他拿出了那条由母亲遗物改成的狗牌。  
　　直接套在了我的脖子上。  
　　我顿时感到呼吸困难。  
　　眼见季斯年就要发狂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要我。  
　　严心心突然走了进来。  
　　「斯年，你不要怪她。一定是因为前几天伺候我们，让她饥渴难耐了。」  
　　严心心熟练地攀上男人的肩，吹着气。  
　　方才浓烈的怒焰，肉眼可见的消了下来。  
　　「心儿，你就是太善解人意了。」  
　　女人娇羞的将头发别在耳后。  
　　「斯年，把她关到狗窝吧，我怕脏。」  
　　「等会我们还要去拍婚纱照呢。」  
　　季斯年迟疑了一下。  
　　想起视频里的画面，冷漠的看了我一眼。  
　　「好，听你的。」  
　　随后便命人将我绑走。  
　　我焦急的望向严心心。  
　　「严心心！你昨天答应了放我走的！」  
　　女人张开嘴，无辜的眨了眨眼睛：  
　　「你在说什么啊，我昨天都不在家呀。」  
　　「姐姐可不要随便污蔑我。」  
　　说完，她躲在季斯年的背后，得意的吐了吐舌头。  
　　明白过来的我，崩溃的大喊着。  
　　「季斯年！儿子真的在医院，你去救救他吧！我求你了！」  
　　然而回应我的，  
　　只有冷漠的背影。  
  
  
　　04.  
　　两天后，  
　　我突然被放了出来。  
　　「今天是我和斯年的婚礼。」  
　　「你可要好好表现哦。」  
　　严心心换上纯白的婚纱，将我扔在了婚礼角落。  
　　此时的我面色苍白，衣服破烂。  
　　一群小孩指着我破烂的衣服嬉笑：  
　　「她好臭呀！是乞丐吗？」  
　　正在和宾客交谈的季斯年注意到我。  
　　「沈如？谁让你偷跑出来的？」  
　　随后他便大步流星的走了过来，将我带到一旁。  
　　「你非要将一切都搞砸了才满意吗？」  
　　我失魂落魄地看向他。  
　　「季斯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」  
　　「你和我的婚姻真的都是假的吗？」  
　　「就算真的是这样，但儿子却是你亲生的啊！」  
　　男人眼神一滞，没有说话。  
　　一旁的看客突然围了上来。  
　　「咦，这不是网上那个女的吗？」  
　　「这身材的确是好啊！」  
　　看着我因为衣服损坏露出来的肌肤，季斯年脸色一黑。  
　　甩手给了我一巴掌。  
　　「你就这么喜欢勾引男人吗？」  
　　「看你这样，不知道背地里勾搭过多少人，我怎么知道那孩子是不是我的？」  
　　「今天是我和心儿的婚礼，往后我只认她这一个妻子！」  
　　我的心一下子跌进了谷底。  
　　众人见状，一齐哄笑开。  
　　「季总，那这女人能借给我们玩玩不？」  
　　「那视频看的我们心中直发痒啊！」  
　　突然，一件衣服披在了我的身上。  
　　「季总，今天是您的婚礼。」  
　　「大庭广众之下，这样对一个女人，恐怕有失风度吧。」  
　　季斯年瞧见眼前的人，脸色僵住，随后讪笑道。  
　　「江总，我只是不希望我和心儿的婚礼被破坏。」  
　　男人了然的微笑。  
　　「那我来帮你解决这些麻烦。」  
　　「这个女人，我带走了。」  
　　季斯年伸手拦住。  
　　「江易，这是我的人。」  
　　「季总，在你结婚对象面前说这种话，不太好吧。」  
　　男人勾了勾嘴角，朝严心心的方向抬了抬额。  
　　季斯年面色一下子暗沉了下来。  
　　僵持许久，半空中的手最终还是垂了下去。  
　　江易带我离开了酒店。  
　　上车后，我顾不得思考他的身份和目的。  
　　只着急请求他带我去到医院。  
　　他眼神复杂的盯了我一会，最后猛的踩下了油门。  
　　到了医院门口。  
　　我匆匆道完谢便下了车。  
　　然而赶到病床旁时，上面却空空如也。  
　　我慌忙的找来医生。  
　　「沈女士，您不知道吗？」  
　　「您儿子在您走的那天就去世了。」  
　　（卡点）  
  
　　05.  
　　我愣神了片刻，崩溃的跌坐在地上。  
　　「不...不可能...」  
　　「我们给你打了很多电话都没人接。」  
　　「既然不能对孩子负责，就不要乱生！真没见过你这么残忍的妈妈！」  
　　听着医生愤怒的责骂，我的心仿佛被撕扯般的疼。  
　　是啊，我真残忍。  
　　是我对不起你，儿子。  
　　晃过神来，我狼狈爬了两步恳求道:  
　　「医生，我儿子现在在哪？」  
　　「我要带他回家...」  
　　医生眼神复杂的看了我一眼，没好气的开口:  
　　「长时间没人认领，我们直接拉到太平间去了。」  
　　我慌忙道谢，想去认领孩子的尸体。  
　　但医生突然拉住了我:  
　　「不过前段时间，有个女人已经把孩子领走了。」  
　　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般打下来。  
　　我失控的抓着医生衣袖，指责他们怎么能随便让陌生人领走尸体。  
　　医生却生气地说道:  
　　「那女人说是孩子的继母，还提供了父亲的证明。」  
　　「你如果真是孩子亲生母亲，就不应该把孩子扔在医院这么久不管不问！现在来指责我们有什么用！」  
　　我绝望的松开手。  
　　那天严心心戴回来的平安锁，  
　　果然是我儿子的。  
　　她把我儿子遗体带去了哪，她到底想干什么，我到底哪里招惹了他们...  
　　接二连三的噩耗袭来，我终于承受不住倒了下去。  
　　再睁眼，我躺在一个干净高雅的房间里。  
　　一个熟悉的脸庞走了进来。  
　　「江...江易？」  
　　是婚礼上帮我解围的那个人。  
　　没记错的话，他是江氏集团的接班人。  
　　要说他的咖位，  
　　那天季斯年参加的拍卖会，便是江氏举办的。  
　　想起这些，我连忙改口江总。  
　　并下床道谢。  
　　「不用这么局促，你身体缺乏营养，需要好好休息。」  
　　说着，他又将我扶回了床上。  
　　很奇怪。  
　　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但我却感到一丝莫名的熟悉。  
　　江易紧抿着薄唇，眼神忽暗忽明。  
　　「小如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」  
　　熟悉的语气一下子将我拉回了小时候。  
　　在我五岁那年，我有一个哥哥。  
　　他是爸妈领养回来的。  
　　我很喜欢这个哥哥，因为做什么他都会陪着我，保护我。  
　　但是好景不长，两年后他的父母便找来把他接了回去。  
　　我记得那天我一直哭了一整天。  
　　直到晚上昏昏入睡。  
　　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认为是哥哥不愿意留下来，  
　　伤了父母的心。  
　　因为他们从不肯对我提起一丝一毫关于哥哥的消息。  
　　我盯着眼前这个男人。  
　　努力想与记忆里的模样对上号。  
　　这个温柔的眉眼...  
　　即使过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看出了当年哥哥的样子。  
　　「沈...沈故哥哥？」  
　　再次听见这个封尘多年的名字。  
　　江易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  
　　他宠溺的揉了揉我的头：  
　　「终于找到你了。」  
  
  
　　06.  
　　原来当年，  
　　江易是被江家的对手设计拐走。  
　　途中他趁乱逃了出来。  
　　却因为受刺激暂时性失忆。  
　　流浪多日后被我的父母捡了回来。  
　　给他取名沈故。  
　　和我的名字相呼应。  
　　一见如故。  
　　后来江父江母找来时，  
　　给了一笔钱便强行带走了他。  
　　并警告父母不许对外提起任何江易的事。  
　　父母因此郁郁寡欢了许久。  
　　但江氏集团权大势大，  
　　没有办法只能照做。  
　　从此以后我们一家人不仅再也没有见过江易。  
　　甚至他生活过的痕迹都消失了。  
　　而江易回家后，  
　　被当做继承人培养。  
　　每天都被严格的监控。  
　　直到长大后想来寻找我们时。  
　　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。  
　　而我也换了新城市生活。  
　　那天在季斯年的婚礼上，  
　　他一眼认出了我。  
　　就像当初所想的那样。  
　　一见如故。  
　　只是没想到，时隔多年的相遇会是在这样的情景下。  
　　提到季斯年，  
　　江易的眼神阴沉下来。  
　　「他竟敢这样对你。」  
　　我犹豫了片刻，  
　　将父母因病早逝和我这几年的遭遇说了出来。  
　　江易沉默了一会。  
　　突然伸手将我揽入怀中。  
　　「没事，别怕。哥哥回来了。」  
　　「我还是你的家人。你不是一个人。」  
　　我愣了愣。  
　　心里积压了许久的情绪倾泻而出。  
　　像江易离开我们家那天一样。  
　　我再次哭了一整天。  
　　直到晚上沉沉睡去。  
　　只是这次，是安心的。  
　　第二天。  
　　江易带我再次去到了医院。  
　　他动用关系直接联系了院长。  
　　提供了亲生母亲的证明后，院长许诺会在一周之内给我们答复。  
　　「季斯年和那严氏的千金，我会帮你处理他们。」  
　　我本想拒绝，不想江易卷进这种乱糟糟的事。  
　　但是想到季斯年和严心心对我，还有对我儿子做的事。  
　　我还是硬下了心。  
　　「我打算和季斯年离婚。」  
　　江易点了点头。  
　　「等你准备好，我陪你去。」  
　　突然，我的电话响了起来。  
　　看见季斯年的名字，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接了起来。  
　　「沈如，你跑哪去了？」  
　　「心儿现在很生气，你赶紧回来认错。」  
　　「季斯年，我们单独聊一下吧。」  
　　我留下了咖啡馆的位置，便直接挂断了电话。  
　　不想再听他那些刺耳的话。  
　　两小时后，江易陪我去到了咖啡馆。  
　　而季斯年也不出所料的带着严心心一起来了。  
　　看到我身旁的江易，季斯年皱起了眉。  
　　「沈如，你怎么还带别人来？」  
　　江易礼貌的微笑。  
　　「重新介绍一下，我是沈如的哥哥。」  
　　严心心噗嗤一下笑出声。  
　　「沈如，谁不知道你父母早逝，你现在跟个孤儿没啥区别。」  
　　「重新傍上大款就是大款，还什么哥哥...」  
　　季斯年不悦的看了我一眼：  
　　「我知道你在意我和心儿的事。但是你不该这么自轻自贱的糟蹋自己。」  
　　江易闻言挑了挑眉：  
　　「季总这话是看不起我吗？」  
　　男人淡定的端起咖啡抿了一口：  
　　「想多了江总。我知道江氏集团家大业大，无意得罪。」  
　　「但沈如是我的妻子，您这样恐怕会遭人闲话吧。」  
　　我看见旁边严心心的脸肉眼可见的黑了几分。  
　　江易看了两人一眼幽幽开口。  
　　「您前几天在婚礼上认的妻子可不是沈如。」  
　　季斯年眸色一僵。  
　　「婚礼只是个形式，我和沈如还没办离婚证。」  
　　「更何况，心儿也不介意，反正她是正妻。」  
　　我没想到季斯年脸皮竟然能这么厚。  
　　无视掉对面两人虎视眈眈的眼神。  
　　我稳住心神，冷静的开口：  
　　「季斯年，我们离婚吧。」  
  
　　07.  
　　「沈如，我说了我不介意...」  
　　「斯年，她想离就离吧，肯定是因为旁边这个男人，想抱更高的大腿~」  
　　在旁边按捺许久的严心心终于沉不住气了。  
　　娇柔的挽住季斯年，冲我挑衅。  
　　然后季斯年却没有理会。  
　　「沈如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我可以不计较你这几天做的事情。」  
　　「季斯年，看来你还没搞清楚情况。」  
　　我挺直身子看着他。  
　　「现在是我不肯原谅你。」  
　　季斯年微微眯住眼睛，透出一丝危险。  
　　「怎么，找到比我更有钱的了就转头不认人了？」  
　　「别忘了前几天还跪在我面前求我给你钱！」  
　　刻薄的话语刺进心里，但我已经习惯了。  
　　「我找你要钱是应该的，因为那是为了给儿子治病！」  
　　「但现在不需要了。」  
　　我握紧拳头，紧紧的盯着他。  
　　「因为儿子已经死了。」  
　　「就在你抛下我们去拍卖那天！」  
　　季斯年顿了一下，随后嗤笑道：  
　　「沈如，你好歹也找个好点的借口吧。」  
　　「死了那你还哭着求我去医院救儿子？」  
　　我没有接话，只是失望的看着他。  
　　事到如今，我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  
　　最后的旧情也消失殆尽。  
　　突然，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咬牙切齿道。  
　　「我本来以为你只是因为过了几年苦日子想要钱。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的拜金！」  
　　「才几天就跟别人好上了？你以为他那天帮你是看上你了吗？他可是江氏的继承人！你玩得过他吗？」  
　　江易冷着脸将季斯年的手指掰开。  
　　并要来湿巾为我擦了擦手，头也不抬的开口。  
　　「看来你们是误会了。」  
　　「我的确是沈如的哥哥，也可以是她的金主。不过我还可以是她名正言顺的老公。」  
　　我被江易握住的手一抖，诧异的抬头看向他。  
　　后者脸色平静，只透露出几分高位者的孤傲看着另外两人。  
　　「我们今天来只是通知你，尽快做好离婚手续的准备。」  
　　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随时联系我的助理。」  
　　说完便将名片扔在桌上。  
　　接着握紧我的手准备离开。  
　　季斯年脸色阴沉的也站起身来，拽住了我的手。  
　　「你真的要跟他走？」  
　　我冷冷的看向他。  
　　「儿子死去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也死了。你要还是个有良心的父亲，就让严心心快点把孩子尸体还给我！」  
　　这次，季斯年终于露出了诧异的表情。  
　　「什么意思？」  
　　我不愿再多停留，只甩下一句自己问她吧，便和江易离开了。  
  
  
　　08.  
　　回家后，季斯年每天都在给发消息。  
　　「沈如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」  
　　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，以后我可以给你。」  
　　「回我好吗？我们好好聊聊。」  
　　「我知道隐瞒了这么多年的身份，让你受苦了，但我也是怕有人别有用心的接近我。」  
　　「你真的要离婚吗？那我们儿子怎么办？你忍心吗？」  
　　看到这，我已经失去了最后的耐心。  
　　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他却仍不肯相信儿子已经死了。  
　　也许不是不相信我，而是更相信严心心吧。  
　　我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掉。  
　　只留下电话等着离婚。  
　　几天后。  
　　我在工作的地方再次碰到了季斯年。  
　　他靠在入口旁，低着头等我下班。  
　　此时的他竟然有了黑眼圈，眼神也多了一些憔悴。  
　　见我出来，他立马扯出一丝笑容迎上来。  
　　「小如，跟我回家吧。」  
　　我好笑的看着他。  
　　「回家？那是我的家吗？」  
　　「既然你和严心心已经订婚了，我们也早点把离婚证扯了，这样才好给你们腾位置吧。」  
　　季斯年着急的握住我的手。  
　　「小如，我和她只是家族联姻，都是为了利益，不会领结婚证的。」  
　　「只有你才是我的合法妻子！」  
　　我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，冷静的看着他。  
　　「是吗？可她好像不是吧。她为了你把我们儿子都害死了，你却还在为她说话！」  
　　听到我说的话，季斯年迟疑了一下。  
　　「我问过她，但她说根本都不知道儿子的事。」  
　　「儿子真的出事了吗？」  
　　看着眼前迷茫的脸庞。  
　　我只感到内心的无助。  
　　「季斯年，你要那么相信她，就不用再来问我。」  
　　「其次，你真的不配做一个父亲！」  
　　我最后掏出办理的死亡证明扔在他的脸上便离开了。  
　　回到家时，江易也刚好回来。  
　　自从那天回来后，我们的氛围就变得很微妙。  
　　我不敢开口询问他那句话的真假。  
　　只是努力的维持着我们兄妹的身份。  
　　「小如，医院那边结果出来了。你先看下这个监控视频。」  
　　听见是儿子的事情，我瞬间抛开了那些复杂的事，迅速坐下来。  
　　监控画面里，严心心带着几个保镖来到了医院。  
　　她给医生出示完证明后，便带走了孩子。  
　　我悲愤的看着视频里的严心心。  
　　江易安慰的拍了拍我，继续说道。  
　　「孩子去世那天医院没有联系上你，便想联系季斯年。结果是严心心接到了电话。」  
　　「接着她便立马赶来带走了孩子。并动用关系封住了医生的嘴。」  
　　说到这，他顿了顿，好像在犹豫什么。  
　　「这几天我还调查到，在你生产的前两天，严心心也生下了一个孩子。」  
　　我吃惊的抬头。  
　　怪不得在我进医院待产的那几天，江易总是有事离开。  
　　原来是去陪已经生产的严心心了！  
　　尽管早已对他失望，但听到这个消息。  
　　我的心依然不受控制的疼了疼，为我那可怜的孩子。  
　　「然后呢？」  
　　我努力调整好情绪，不愿再被扰乱心绪。  
　　江易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悄悄握住我的手。  
　　「本来孩子应该还能再撑几天，当时联系你和季斯年的时候其实是为了下病危通知书。」  
　　「但是严心心的孩子有先天心脏病，所以她知道后便立马带走了你的孩子...」  
　　江易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我已经明白了一切。  
　　我儿子的心脏被严心心抢走给了她的孩子！  
　　「我要杀了她！」  
　　我不顾形象的嘶吼着，眼睛通红的站起身要去找严心心。  
　　江易连忙将我牢牢抱在怀中安抚。  
　　「孩子的下落我马上就查出来了，这些证据你保存好，在法庭上她会受到应有的惩罚！」  
　　我崩溃的大哭着，任由江易抱着我。  
　　另一边，季斯年正愁眉苦脸的在书房里看手机。  
　　看见给我发的消息都如同石沉大海，他的眉头紧紧皱起。  
　　严心心突然走了进来。  
　　「忙什么呢斯年，喝点茶吧~」  
　　季斯年头也不抬。  
　　「没什么，你今天不去看儿子吗？」  
　　严心心一扭腰，坐在了季斯年腿上。  
　　「儿子想你了，你都几天没去见他了。」  
　　季斯年不耐烦的挥了挥手。  
　　「这几天很忙，你照顾他就行了。」  
　　说完，他突然想到沈如说的话。  
　　「心心，儿子心脏的事，你怎么突然就解决了？」  
　　女人愣了一下，娇嗔着回答：  
　　「我可是严氏千金，跟院长通融一下就优先给我们资源了。」  
　　「可当时院长不是说等匹配合适的心脏过来最快也要一个星期吗？」  
　　严心心心虚的喝了口茶。  
　　「后面突然说多了一个合适的，我看时间紧迫就换成新的那个了。」  
　　季斯年若有所思的应了一声，又说道。  
　　「父母是谁，我改天去谢谢他们。」  
　　严心心连忙喂他喝了口茶。  
　　「我已经登门拜谢过了，你先去陪陪儿子吧。」  
　　说完便拖着季斯年去到了医院。  
　　然而刚到门口，便碰见了我和江易。  
　　「小心点，别着凉。」  
　　看见正给我披衣服的江易，季斯年阴沉着脸走了过来。  
　　二话不说便想拉着我走开。  
　　我奋力挣扎开：「你干什么！」  
　　「你夜不归宿了好几天，还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勾肩搭背，你到底是谁的老婆？」  
　　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不想再跟你扯上一点关系！」  
　　江易眼神受伤的看着我：  
　　「我不会和你离婚的，你是我的合法妻子。难道你想让儿子变成一个没有父亲的小孩吗？」  
　　我看向旁边一脸敌意的严心心，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  
　　「别装了，你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？」  
　　听见我的话，季斯年大吃一惊。  
　　「小如你...你怎么知道...」  
　　随后又懊恼的想来牵我的手。  
　　被我一把甩开。  
　　「小如，我那只是为了给两边家族一个交代。」  
　　「那我的儿子呢？」  
　　我猩红着双眼看着他。  
　　「他明明有机会可以活！她却直接剥夺走了儿子活下去的机会！」  
　　见我直指着严心心，季斯年多了一丝慌乱。  
　　「小如，这是什么意思...」  
　　「她把我的儿子害死了拿去救你们的儿子！」  
　　我终于抑制不住沉重的悲伤呐喊了出来。  
　　「她是杀人犯！」  
　　季斯年呆呆的站在原地。  
　　「不是的斯年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儿子的事，是她在污蔑我！」  
　　女人恶狠狠的盯着我。  
　　但这次，季斯年并没有再坚定的相信她。  
　　他只是愣愣的看着我：  
　　「小如，这是真的吗？」  
　　不等季斯年反应，院长走了出来。  
　　看见我们几个人在这里对峙，本有些迟疑的他对上江易的眼神后，立马恭敬的开口。  
　　「江总，季总，既然你们都在啊，那我就把事情原委直接说出来吧。」  
　　严心心慌忙的上前想阻拦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  
  
　　09.  
　　听完院长的讲述，季斯年失神落魄的站在原地。  
　　「不...不会的...」  
　　「儿子怎么会死呢，他明明那么健康...我去看过他的，他还对着我笑，可乖了...」  
　　此时严心心还尖着嗓子在一旁辱骂院长：  
　　「你是不是被江易给收买了？敢污蔑我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...」  
　　不等她话说完，季斯年突然一巴掌扇了过去。  
　　「你怎么这么恶毒！连孩子都能下手？！」  
　　严心心不可置信的捂着脸：「斯年，你竟然打我？你为了那个女的...」  
　　「闭嘴！我已经按照约定和你结婚，生了孩子。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？」  
　　严心心恼羞成怒的站起来争辩。  
　　「我的儿子不也是你的孩子吗？他一出生就有心脏病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他去死？」  
　　「更何况那孩子本来就要死了，拿来给我们孩子做贡献是他的荣幸！」  
　　我忍无可忍想冲上去揍她。  
　　谁知季斯年又抬手给了她一巴掌。  
　　严心心披头散发的趴在地上，突然开始大笑起来。  
　　「没错，我就是不想你还有和别人的孩子怎么了？」  
　　她瞪大着眼睛，面色狰狞的盯着我。  
　　「她不过就是个低贱的孤儿，我可是严氏的千金！」  
　　「你一开始不是说只是跟她玩玩吗？我等了你这么久，凭什么她能跟你结婚生孩子？」  
　　「反正她儿子现在已经死了，心脏现在还在我儿子身体里。只有我才能站在你身边！」  
　　江易突然走上前，举起了手中的录音笔。  
　　「刚才的一切已经录下来了，两天后法庭上见。」  
　　「回去后江氏会第一个提出解除合作，我相信别的集团也都是聪明的。再强的严氏变成一盘散沙又能干什么呢？」  
　　说完便转身搂住流泪的我上车。  
　　严心心像得了失心疯般想冲上来抢夺，直接被旁边的保镖压在地上。  
　　季斯年回过神来，满眼受伤的想挽留我。  
　　江易淡淡开口：「季总如果不想几天后一起上法庭，就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吧。」  
　　说完便关上了车窗。  
　　「季斯年就这样置身事外了吗？」  
　　我不甘心的抽泣道。  
　　江易温柔的替我擦去眼泪，回应道：  
　　「放心，等你跟他离婚后，我便会递交他这几年的贪污以及漏税逃税文件。」  
　　原来这几天他都去忙这些了。  
　　晚上我起夜都还看见书房亮着光。  
　　我感激的抱住了他。  
　　怀里的人身形一愣，随后回抱住了我。  
　　这几天的相处下来，我何尝不知道他的心思。  
　　只是我还需要时间去缓和，去治愈心中的伤痛。  
　　而他也知道。  
　　总是安静的陪在我的身边。  
　　只在我需要帮助时挺身而出。  
　　谢谢你，沈故哥哥。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10.  
　　一个月后。  
　　严氏为保住集团，宣告与严心心断绝关系。  
　　季氏集团也因漏税等事爆出面临破产。  
　　江氏如今的发展愈发强大，在海外也站住了脚跟。  
　　即使季氏和严氏动用了全部的关系，  
　　也无法阻拦季斯年和严心心犯罪的事实。  
　　审判结束后，他们双双去踩了裁缝机。  
　　入狱前，季斯年给我留下了最后一封信。  
　　我没有打开看，直接扔掉了。  
　　处理完儿子的后事后，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。  
　　突然迷失了方向。  
　　这时，江易端着热牛奶走了进来。  
　　「我过几天要去国外出差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换个心情？」  
　　我接过牛奶喝了一口。  
　　这段时间虽然搬到了江易这里住。  
　　但是一连串的糟心事仍然缠绕着我。  
　　「去哪？」  
　　「加拿大，魁北克。最近那里下雪了，很美。」  
　　「好。」  
　　我没有犹豫的应了下来。  
　　许是对江易的依赖，亦许是自己也感到实在烦闷。  
　　需要换个环境，透透气。  
　　总之最后，我坐上了与江易一同前往加拿大的飞机。  
　　魁北克的雪很美，傍晚的路灯也很温柔。  
　　江易陪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。  
　　没几天他便处理完了工作的事情。  
　　随后的事情他每天陪我逛街，散步，参加当地人的活动。  
　　我的心渐渐放松下来。  
　　直到他向我表白。  
　　我没有立马回答他，只是说我想留在这。  
　　他弯着眼睛答应了我。  
　　没有追问其它。  
　　随后便开始着手准备定居的事。  
　　我看着他为我忙碌的背影。  
　　竟不知不觉微笑起来。  
　　我摸着上扬的嘴角，犹豫了片刻。  
　　随后便偷偷将戒指戴上。  
　　割舍掉过往，我也应该为我自己重新活一次。  
　　也许，我会在这里重新开始我新的人生！